陽明先生道學鈔

先生思田書卷之七

共一十五首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　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國事具本辭免過蒙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賫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

臣、奉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　國恩、粉骨虀骸、亦無能報、又況遭逢　明聖溫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奈秋暑旱澀、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爲　陛下一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

人亦宜分受其責盎兩廣軍門專爲諸猺獞及
諸流賊而設　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
不爲不專且重若使震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
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可恨）下
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真可恨）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
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
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數亦
且不能無倦況於此輩夷獷之性歲歲調發奔
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

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爲姦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刼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郎其巳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巳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

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旣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於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

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巳六七、山猺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旣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巳兆而變巳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憔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狃爲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阻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

刼之賊、攻城堡、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仇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决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决

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況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志日以合備日容而氣日以鋭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絶覬覦之

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歷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　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蕞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唯後世貪暴諸侯强淩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

罪人也昔苗頑不卽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師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謬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

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徒能取快於一時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 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

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恩
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
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
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恩恩
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
後征勦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
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　朝廷曾不能得其分
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
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

但論者皆以為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
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
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為　朝廷一言寧負　朝
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
國而庇於民死且為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
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
畧亦可概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絶谷皆
猺獞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
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為

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
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
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
聞見、不敢不先爲　陛下一言、使　朝廷之上、
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
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臣不勝受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蘇陸豹黃笋胡喜邢相盧保羅黃王陳羅寬韋慶等連名具狀爲悔罪投降陳情乞恩事投稱先因本府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讐殺獲罪上司於嘉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士錢一眞及親信家人逃縣歸順州界蘇等俱各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

寄住客戶千餘、縣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勦
目民人等、俱不敢抵抗官軍、唯有陸綏不曾遠
避、當被擒斬、其餘帚好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
搜山殺死、驀於當年九月內、歸順土官岑璋書
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道士錢一真功次
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平定地方、來迎
爾王、蘇等聽信、遣人節送衣服檳榔等件、岑璋
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官府得知
累我、續於十月內、岑猛又差人促令邀同王受

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城休息又遣
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我
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守蘇等
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
正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嵒內急病身死屍
骨被岑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穫隨遣人去歸順
探問又被岑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男
岑邦彥先已齊村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
靠欲出投訴切見四方軍馬克斥聲言務要盡

勦又恐飛蟲附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盧蘇圖殺王受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幸　朝廷寬赦　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按臨在此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闔府目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乞憫念生靈草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實爲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頭目王受盧蘇黃啓盧平韋

文明侶馬黃留黃石陸宗覃鑑潘成等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投稱本府原繫土官自改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奈緣小人寘頑不諳漢法屢次攘亂不定受等同辭懇乞上司仍立目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惟近又蒙官兵征勦田州要將受等一概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遁山林兼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為生乘機假受姓名每每攻圖城邑刼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即欲挺身投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聞陰使

盧蘇圖殺王受、又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控訴無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　朝廷寬　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率領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草命、更望俯順夷情、仍復目甲、使得辦納糧差、實為萬幸、等因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為地方事、節奉　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

爲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鏌等督兵
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
蕩平捷音上聞已經　勅獎勵論功行賞續
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
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爲
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
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鏌等攘夷無策輕信
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
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

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于隣境地方
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
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
馳前去彼處即查前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
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鏌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
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即勦一
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輔將官及三司等官
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
利便并先令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

重明白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其奏定奪
朕以爾勲績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
體國爲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
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顧
郤慮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廣人久遠之休
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此欽遵隨於九月
內節該兵部咨爲辭免重任乞
奏奉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
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

鎮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
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
望、還差官鋪馬裏齎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
部知道、欽此、欽遵、當即啓行、至十一月二十一
日抵梧州蒞任、十二月內、續准兵部咨爲地方
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節
奉 聖旨、方獻夫所奏、關繫地方大計、鄭潤朱
麟與姚鎮事同一體、姚鎮已着致仕、鄭潤等、因
怕未寧、暫且留用、今既這等說、鄭潤取回代

[illegible]旣朕自簡用朱麟應否去留着兵部會議并
堪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
設都御史在彼任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
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
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鏌交代二十
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麟陸續各回梧州
廣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
公同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參政汪
必東鄒輗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溱張邦信

申惠吳天挺叅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
總兵令閑任都指揮同知張佑幷各見在軍前
用事等官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
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
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
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
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全功未
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 皇上
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唯恐

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决、况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廵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

而財匱糧絶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爲盜不逞之徒

困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恩田之亂者其愚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驁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今猛

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獞獞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猺海寇乘閒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閙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蠭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

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疲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兎之慽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歳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鬪固多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

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迸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士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為邉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

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 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羸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

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刼掠無虞内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

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兎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

軍免賠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旣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葢前日之慾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効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

退縮畏避之。毀循士吏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牽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内、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

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閒而發初廣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唯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唯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

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央當
貸爾之死因復開陳　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
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為岑猛父子
繼無叛逆之謀即其兇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
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
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
為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
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迸困苦已
將兩年又上煩　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

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
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
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
愛黎元唯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
或有欺枉　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
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
生之路非獨赦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
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
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

當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
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　朝
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
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
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
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爲四
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
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
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効臣等看得蘇受等所

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略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 朝廷恩德以爲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爵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略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

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
宥爾一死者是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
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
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
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
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
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　命而來
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爲
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

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
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
順其情臣於先次謝　恩本內已經略具奏聞
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卽遵照　勅諭便宜事
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欲
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
報　國勿慮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
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
報且乞卽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

朝廷之意、唯願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
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
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
各處賊盜、衙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
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
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
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
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
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 皇上至孝達

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勞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蹇劣、謬當任使、仰賴　鴻休、得免罪責、快覩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宜、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奏外、緣繫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王洪親齎、謹具題　知

〇〇〇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仁人君子于棧生氣

臣聞傅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葢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禀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

廷庸、繆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
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即勦、是、　陛下之心、唯
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
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
者經久利便、是、　陛下之心、唯在於安民息亂、
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
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
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
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為流官之設、守土

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爊於失中土之
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
則爊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
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
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唯流官一設而
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
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
苦而必土官乎夫唯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
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

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為周身之慮而不為　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　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為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　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參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為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

猺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鄉遂，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唯土官之為，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牆墉之限，豶牙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縶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牆墉之限，豶牙好

童梏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閒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牆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

先生之壽宜以是地終矣

子弟又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恥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為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　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己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煩舌切骨之談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　聖聽臣不

勝戰慄惶懼之至緣繫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請　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初服　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

綏其歲辦租稅之人使之知有所歸効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寃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祭謁之來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溫恤之中消倔强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為

善良之歸葢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乂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關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

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猍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為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仰給於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

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為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扃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恩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闢圖立墨繩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

戶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
岑氏世有田州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
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
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蠭起不
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爲苗頑逆命之
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爲興自存孤之義
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
志而反不直官府之爲者況各夷告稱其先
世岑伯顏者嘗欽奉　太祖高皇帝勅旨岑

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
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爲田州府土官知府職
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遵其後
如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
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雖罪雖
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
閉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
先猛尚遣人奉表朝賀貢獻又遣人賫本赴
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遠遯未嘗

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蹤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

效有勤勞則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如此則　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　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

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即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者爲岑邦佐其幼者爲岑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

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
宜於邦佐者但武靖嘗從賊之衝而邦佐素
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
盜賊昌熾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
還邦佐爲知州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爲之
上請如欲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
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立
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
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於恩

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唯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

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為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為衆所信服者為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為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

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輙攜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厲之謀地小易制絶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爲

亂此令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
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悉與
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以爲土巡檢
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則流
官之設既不失
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
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
之情一舉而兩得矣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
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㳂側其

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旦即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來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爲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　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於知府之外佐

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畧具而已今見在者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磨李世亨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尚未到任臣嘗訪諭其故咸謂陳能原奉 朝旨陞廣西布政司右參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 勅旨以重其權吏部奏有 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往蒞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即繫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

籍至今亦不復來叅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體勢而輙敢慢視　勅旨蔑廢部務罔已深爲可罪陳能則褊狹使氣徒欲申一巳之小憤而遂爾委　朝命於草莽棄職任如敝屣使爲人臣者而皆若此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　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虛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附之民者看得廣

東化州知州林寬、舊任南康通判、剿緝安義
諸賊、甚得調理、且其才識通敏、幹辦勤勵、臣
時巡撫江西、深知其有可用、近因田州改建
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巳經行文、委
令經理其事、即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
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績
遂擢以爲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
必且樂爲不倦、爲蕃地方、决知不少矣、大抵
田州之亂、起於捜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

心原非以兵力強取而得者故不必過爲振厲駕抑急其譏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略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兎而捕畢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員吳期英見在但巳屢有奔逬之辱難以復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任於他所姑使之自効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鏊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

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爲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爲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鍪者器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　勅吏部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城頭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各立土

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臣等遵照勅諭便宜事理已曾行牌仰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　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

一田州凌時甲完冠砦陶甲腮水源坤官位甲舊朔勤甲兼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爲凌時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

先來投順故分甲比衆獨多、

一田州砦馬甲、略羅博澁甲、共三甲、擬立爲砦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爲大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富管之、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萬洞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講水冊槐並畔貝、共二甲、擬立爲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盛

管之、
一田州思郎那召甲、舍甲、共二甲、擬立爲思
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一田州累彩甲、子軒憂甲、篤忻下甲、共三甲、
擬立爲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爲怕何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羅玉管之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爲武龍
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笋管之

一田州椇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爲椇甲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邢相管之
一田州床甲、砦例甲共二甲、擬立爲床甲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一田州婪鳳甲、工堯降甲共二甲、擬立爲婪
鳳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黄陳管之
一田州下隆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下隆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黄對管之
一田州縣甲、環甬蛙可甲共二甲、擬立爲縣

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寬管之
一田州篆甲㯖甲共二甲擬立爲篆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黄琜管之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二甲半擬立爲砦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一田州思㓜東平夫椿甲盡甲子半甲共二甲半擬立爲思㓜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爲侯周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戴慶管之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緣韋貴先來向官故授地比衆獨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爲白山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爲定羅土巡檢司擬以土目徐五管之

一思恩定安六城頭擬立爲定安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潘艮管之
一恩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
立爲古零土廵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舊城土廵檢司
擬以土目黄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爲那馬土廵檢
司擬以土目蘇關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爲下旺土廵檢司
擬以土目韋文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團一城頭擬立爲都陽土廵
檢司擬以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内唯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
五事體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
稍異葢韋貴於事變之始即來投順官府又
嘗效有勤勞宜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
土廵檢以旌其功徐五亦隨韋貴投順而効
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
二人者宜次韋貴不待三年而即與之冠帶

三年而卽與之以實授土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又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又以爲不然方其率衆爲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況二府目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衆目之下衆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爲定亂息爭之道也故

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爲衆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恩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京今各目人等既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還領養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尚無受廛之民焉有入學之士況齋膳廩餼俱無所出即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

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既庶財力漸有可爲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與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爲之設

官定制如此則施爲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
招徠填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
於控馭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
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
須得重臣撫理臣等已經具 題乞將右布
政林富量陞憲職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
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
賜以便宜 勅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

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　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寧（此民謠也）

田水榮田山迎（此府治新向也）

千萬世肇

皇明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李卓吾曰、先生於此有深慶矣、自不覺屐齒之折也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夷感慕 聖化悔罪求生已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既寧定矣但凋弊之餘必須得人以時綏緝況兩府設立流官衙門及修築城池營堡等項百務並舉若無專官夙夜經理催督則事無統紀功難責成已經臣等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等陞職留撫隨蒙將林富陞任去訖又經臣等仍乞推選相應官員替任俱未奉 明旨臣看得今歲

例當朝　覲各該掌印官員不久皆將赴京而
廣西布按二司等官適多遷轉去任者右布政
林富陞鄖陽副都御史參政黃芳陞江西布政
副使李如圭陞陝西按察使參政龍誥參議汪
必東僉事吳天挺等督押湖兵出境往復之間
即須半年參議鄭輗僉事申惠皆賫捧表箋進
京其餘雖有一二新除官員皆未到任止存左
布政嚴紘按察使錢宏各掌司印僉事張邦信
分巡桂林李傑分巡蒼梧而臣在南寧恩田等

處與疾往來調度再無一官隨從贊理者近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事緣其才性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土分理司事足為循良而置之邉方瘴癘多事之鄉則其稟質稍弱不耐崎險易生疾病似於風土亦非所宜臣看得爲民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旣有爲而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袞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閑任副使楊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

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爲兵備於潮惠楊必
進舊爲兵備於府江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夷民
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其於
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及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
陳能尚未到任該臣訪得化州知州林寬舊在
江西知其才能足克任使已經具奏行委見在
該府管事但其禀質乃亦不禁炎瘴於風土非
宜蒞事以來終月臥病呻吟牀蓆軀命且不能
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潮州府

補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爲而又熟知土俗
夷情服於水土但繫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嫌
臣看得廣西軍衛有司衙門所屬官員及各學
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士人今田州雖設流官知
府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之嫌可避亦
與各教職無異者乞　敕吏部改用林寬於別
地俯採臣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
之久於其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
臣雖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

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効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即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葢兼是三

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恩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輙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攜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畧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專所就不能以尺寸而

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愈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為者乃為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忞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為不平

公論彌彰者孰得而終掩之　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　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巳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巳明公論巳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絶域無可用

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為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朝廷為之也可以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當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其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

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為　朝廷愛惜人才
則當此　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
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
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
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　陛下恕
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臣不勝
瀆冒恐懼之至

○○議處官吏廩俸

照得近來所屬各州縣衛所倉場等衙門大小官吏以贓問革者相望而冒犯接踵究詢其由皆云家口衆多日給不足俸資所限本已涼薄而近例減削又復日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供送之繁窮窘困迫計出無聊中間亦有甘貧食苦刻厲自守者徃徃狼狽繿縷至於任滿職革債負纏結不得去歸其鄉夫貪墨不才法律誠所難貸而其情亦可矜憫夫忠信重祿所

以勸士在昔任人既富方穀庶民在官祿足代耕此古今之通義也　朝廷賦祿百司厚薄既有等級要皆使得裕其資養免其內顧然後可望以盡心職業責以廉恥節義今定制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於例所應得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於必貪之地而責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資將有不能而況其下者之衆乎所據前項事理非獨人情有所未堪其於政體亦有所損合行會議查處參酌

事理輕重及查在外官員自二品至九品并雜職吏胥等俸米除本色外其折色原例每石作銀若干於何年月裁減作銀若干應否復舊或量行加增務要議處停當呈來定奪施行

○○戒諭土目

案照先經行委副總兵張祐督率官土目兵人等進勦思恩八寨徭賊今據頭目盧蘇王受等禀報皆已攻破各寨斬獲賊級雖未日久苦亦無多且又未見獲有真正首惡中間恐有容隱脫放情弊合行戒諭督促為此牌仰本官上緊親行督諭各頭目及土兵人等俱要協力齊心竭忠報効務圖勦滅以絕禍根庶可以表明各目盡忠圖報之真心若是少有縱容復留遺孽

亦是徒勞一場不足爲功適足爲罪非惟不能仰報　朝廷再生之恩其於本院所以勤勤懇懇不顧利害是非務要委曲成就爾等之意亦辜負矣牌至即以此意勉諭各目各兵此舉非獨爲除地方之害亦爲爾等建子孫久長之業盡此一番辛苦便可一勞永逸矣發去良民旗榜可給則給可止則止一應事機俱仰相機而行其號色等項已付恩田報効人役經自帶回分俵亦宜知悉

○追捕逋賊

據同知桂鍪禀報領兵土目盧蘇王受等各已屯兵八寨、斬獲賊首賊從數多、巢穴悉已破蕩即今方在分兵四路搜勦、及稱附近上林縣一十八村、俱搬移上山躲住、又訪得鐵坑那埋二堡賊村、界連遷江洛春高徑大潘思盧北三向北夷獞村分、今皆逃往潛住、又訪得八寨賊徒我兵未進之前、陸續出刼鄉村、今皆不敢回巢、散入賓州淥里并貴縣凉傘疊紙等夷獞村分

藏縣合行分兵搜捕等因看得八寨猺賊稔惡多年攻刼鄉村殺害人民虜掠財畜百姓怨根痛入骨髓今惡貫滿盈民怨神怒巢穴破蕩分崩離析如失林之梟投罝之兎迷魄喪魂正可蒐獮而盡是乃上天欲亡此賊之秋若不乘此機會奉行　天討以雪百姓之冤以舒人神之怒以除地方之禍存其遺孽復為他日根芽此豈為民父母之心乎及訪得平日哨守八寨官兵人等往往與賊交通者據法俱應明正典刑

今且姑未拏究容其殺賊報效立功自贖除各差官督勦外為此牌仰指揮程萬全督率遷江所土官指揮黃祿千戶黃瑞百戶淩顯等各起集管下土兵人等前去北三思盧等處搜捕各賊仍行曉諭各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竄各賊盡數擒斬以泄軍民之憤獲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通謀容留隱蔽訪究得出 國憲難逃如是各賊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效者亦准免其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各官

務要盡忠竭力上報 國恩下除民患副軍門之委託立自巳之功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其向道追捕痛加懲改及此機會立功自贖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正惡賊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若猶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言本院數日之後亦且親臨地方躬行賞罰仰各上緊立功毋自取悔

〇〇〇牌行委官林應驄督諭土目

看得田州思恩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所領目兵皆素驍勇慣戰之人今又各為身家子孫之計自願出力報效立功贖罪既已攻破賊巢分屯其地則其搜捕潰散之賊當如探囊取物數日可盡今已半月有餘尚未見有成功氣勢日見委靡此必軍中收有賊巢婦女等項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割捨脫離奮勇殺賊苟且偷安遂致兵氣日衰軍威不振若諸賊聞此稍息乘此

懈怠掩襲不備我軍必致撓敗如此則是各目此舉本欲立功而反敗事本欲贖罪而反增罪非惟不能仰報　朝廷之德抑且有損軍門之威矣正名定罪後悔何及爲此牌仰原任戶部郎中今降徐聞縣縣丞林應驄齎執　令旗令牌會同總兵監軍等官公同署田州府事知州林寬身督領兵頭目盧蘇等閱視各營但有收得賊巢婦女財物者通行搜出俱各開紀名數別立老營一所選委老成頭目另撥謹實小心

兵夫晝夜管守將各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奮勇殺賊頭目兵夫姑且免其罰治責令即出搜山果能多有擒斬旬日之內功成班師仍將前項

誰不效死

婦女財物照名給還亦不追究前罪若有貪戀女賊違犯軍令仍前不肯效力者仰即遵照軍門號令當時斬首示衆斷毋姑息容忍致敗三軍大事益前日之招撫專以慈愛惻怛爲念者乃是本院憐憫兩府之民無罪而就死地乃是父母愛子之心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至於今

日用兵郡須號令嚴明有功必賞有罪必戮者乃是本院欲安兩府之民使之立功贖罪以定其身家而因以除去地方之患是乃帥師行軍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取勝而成功也差去旗牌官員務要星火催督毋事姑息若旬日之後再無成功本院親臨分地定先將監軍督軍等官明正軍法其推奸避事不肯奮勇殺賊頭目通行斬首決不虛言

○○○牌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

牌仰指揮趙璇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查審各寨稔惡猺賊曾否勦絕各兵見住何處聞已出屯三里仰就各營土兵目夫凡有疾病老弱者俱令在營將息調理其精壯驍勇目兵仍俟本官務要三四日或五六日督令入山巡勦一番出其意外之奇以示不測之武須候各山果無潛遁之妖各巢已無復歸之賊俟軍門牌至方許回兵仍諭土目盧蘇王受等以如此炎毒天

氣如此暑雨連綿各兵久在山中辛勤勞苦本院非不惓惓憂念但一則欲爲爾等立功一則欲爲地方除害心雖不忍久勞爾等而勢有所不能已也爾等其務體本院之意再耐旬日之苦以成百年之功毋得欲速一時致貽後悔事完之日通至賓州本院親行犒賞就領牌劄仰各知悉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據湖廣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監軍僉事汪溱廣西按察司分巡左江道監軍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監軍副使翁素等、會呈節據廣西領哨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勛唐宏卞琚張續、千戶劉宗本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部押指揮彭飛張恩等、各呈前事職等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

當蒙統督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督同宣慰彭
明輔分布官男彭宗舜頭目彭明弼彭杰領土
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文瑞頭目向
永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
王勲又督同宣慰彭九霄等分布官男彭藎臣
下報効頭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
指揮唐宏頭目彭九臯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
哨指揮卞琚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
哨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

哨千户劉宗本、　各哨官員領潯州等衛所、及武靖州漢土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永順進勦牛場、保靖進勦六寺等賊巢、刻定初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屬生畜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縁二等各率徒黨團結防拒、然訪知本院住扎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略無警備、遂皆怠弛、不以為意、至是奕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惶失措、然猶恃其驍

悍、蜂擁來敵、當有彭明輔彭九霄彭宗舜、并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率目兵、奮不顧身衝冒矢石、敵殺數合賊、鋒摧敗、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九名顆、俘獲男婦、及奪回被虜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攀木緣崕、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二名顆、初五日、復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巢、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

徒賊級七十九名顆俘獲男婦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兵緊急爭渡覆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奮勇追殺當陣生擒獲斬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五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亦皆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於本月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䝉收兵回至潯州府住劄間隨蒙本院密切牌諭復令職等移兵進勦仙臺等賊就於本月十一日黄夜仍

前分布各哨官兵遵照牌內方略永順於盤石
大黃江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
口丹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刻定
於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腸等巢
破滅方懷疑懼謀欲據險自固賊首黃公豹廖
八四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簽合勢出拒官
兵驟進翕如風雨各賊雖已奪氣然猶舍死衝
敵比之牛腸等賊兇惡尤甚各該官兵奮勇夾
擊爭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

四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械等項
數多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立山特險結寨
當蒙議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於本月
二十四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爭先四面仰攻
賊乃敗散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
級一百七十二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
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邀擊參將沈希
儀解報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把截
頭目鄧宗七撫猺老人陳嘉猷旗軍洪狗驢等

及貴縣典史蘇桂芳、把總指揮孫龍官舍覃鋙
潯州府捕盗通判徐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
呈解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一名顆俘獲男
婦器械等項數多又該督兵右布政林富舊任
副總兵張祐等遵奉本院方略分督田州府報
效頭目盧蘇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三千名思恩
府報效頭目王受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
韋貴等目兵及官軍鄉民人等一千一百名照
依分定哨道進勦入寨稔惡猺賊刻期於本年

四月二十三日卯時一齊抵巢先於三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集各土目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略乘夜啣枚速進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有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盡入賊方驚覺皆以為兵從天降震駭潰竄莫知所為我兵乘勝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午四遠各寨驍賊聚衆二千餘徒各執長鏢毒弩并勢呼擁來拒極其猛悍我兵鼓譟奮擊而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既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憤

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
從賊徒賊級二百九十名顆俘獲男婦畜産器
械數多賊皆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
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勦然巖壁峻絶我兵自
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巔崖發石滚木多為所
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鋭掩其不備二十四
日我兵復攻破古蓬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
從賊徒賊級共一百三名顆俘獲數多二十八
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

從賊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數多五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二十七名顆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都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四名顆俘獲數多本月十二等日復據叅將沈希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官軍及遷江土目兵夫人等於高徑洛春大潘等處追勦邀擊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八名顆都指揮高崧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目兵夫

人等於恩盧北山等處搜勦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一名顆又據同知桂鏊監督恩恩土目韋貴徐五等目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又據通判陳志敬督領武緣應虛等處鄉兵搜勦大鳴等山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又於本月十七等日盧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首從賊徒賊級三百六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六月初七等日復攻破鐵坑等

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二百五十三名顆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千戶王俊等督領官兵於綠茅等處把隘捜截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四十八名顆各賊始雖敗潰然猶或散或合至是見其渠魁驍悍悉就擒斬遂各深遯遠竄其稍有強力者尚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諸處賊巢我兵四路夾追及之於橫水江各賊皆已入舟離岸兵不能及然賊衆船小皆層疊而載舟不可運復因爭渡自相格鬬適遇颶風大作各船

盡覆浮泊登岸得不死者僅三千餘徒而已我兵既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既晴我兵仍分路入山搜勦各賊茫無踪跡又復深入見厓谷之間顛墜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近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四千有餘蓋各賊且倉卒奔逃不曾賫有禾米大雨之中饑餓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熾又且半月有餘故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畧已殄盡雖有脫漏亦不能

猶數十餘徒矣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視思恩府基畢定衛縣規則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者皆成疫癘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師而出照得各職於本年三月二十三等日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累年攻劫郡縣鄉村被害軍民累

先生以此而卒傷哉

奏請兵誅勦乞要乘此兵威勦撫等因行仰各
職監統各該官兵進勦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
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廵各
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
之多寡强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面
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
習熟若出一人然後刻定日時偃旗息皷寂若
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
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

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唯以定亂安民為事不以多獲首級為功各官務仰體　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各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竭心力以袪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奉此各職會同參議汪必東僉事汪溱吳天

挺、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遵照軍門、成筭、分布各哨官兵、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聞隨准參將張經手、本密奉本院鈞牌、仰候牛腸事畢、即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就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避、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其遂能悔罪効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兩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永順進勦仙臺諸處、保

埼進勦白竹諸處各分鄉導人等引路進兵務
在計慮周悉相機而行各毋偏執已見致有誤
事彼中事勢參將張經又於其地必能知悉仍
要本官勇當力任斷决而行不得含糊兩可終
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略依期進勦獲功解報間
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奉本院密切鈞牌
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猺賊
毒害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
亟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既極

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恩田既附湖兵尚留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恩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我爲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罔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爲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 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効當時

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仍查右布政
林富副總兵張祐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密切起
調各目兵夫趨路前到南寧聽約束行事各
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略
刻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遂克攻破
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間職等各蒙巡
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爲紀獲功次事案
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參將張經舊任副總
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賊級并俘獲賊

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真的、事完、通查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由造册賫報、以憑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勦斷藤峽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一百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勦八寨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九百一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八十七名口、兩處共計擒斬獲三千五名顆、俘獲賊屬一千一百五十五名口、除遵照案驗事理、

再行驗實造冊另報外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
俘獲等項功次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參照
斷藤峽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
此犄角結聚憑險稔惡流刼郡縣鄉村自 國
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
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還
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攻
勦兼行招撫然後退遵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
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復

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狼戾相承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招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已至於不可支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悍猛惡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　國初韓都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衄惟成化年間土官岑瑛素能懾服諸猺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功已而賊勢大湧力不

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刼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寃苦無所控籲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爾洶洶朝夕今幸
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略密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効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巳

踰三千之功，益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懽騰，皆以爲數十年來未見有斯舉也，職等承乏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險阻，不敢不竭力效命，但僅奉方略，安能仰賛一籌。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顛頓崖谷，什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殄滅渠黨，即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恩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　恩，共竭効死之報，自

雖是實事亦太誇張

備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攜自昔不到之巢
斬自來難敵之寇葢有仰攻險寨墮厓而碎首
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肢
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爲盧蘇王受昔
未招撫唯恐其爲地方之患今旣招撫乃復爲
地方除患嘖嘖稱嘆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
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及照督兵督哨防
截給餉等項凡有事於軍前各官雖其職有崇
卑功有大小然皆衝冒矢石炎瘴備歷險阻艱

難比之徃年大征合圍困守坐待成功其爲利
害勞逸相去倍蓰均乞錄奏以勸將來等因到
臣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各巢各賊積年窮
兇稔惡千百里内被其慘毒萬姓寃苦朝不保
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炭等因其時臣
方駐劄南寧目覩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之苦
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　欽依事
理要將前項各賊即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正
亦臣等職所當盡之責但慮賊衆勢大連絡千

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欲候再行奏請　命下然後舉行必致形迹彰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年亦未可克故遂仰遵　勑諭但有賊盜生發當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便宜行事事理一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張賜知會隨該鎮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

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酷虐萬姓流毒一方自來征勦所不能克果巳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抵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内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略之所能及是皆

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賛於

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
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舉任
公同協贊唯　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等得以
展布四體無復顧慮倍其力之所能爲竭其心
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
効力以克致此此雖未足爲可稱之功而　朝廷
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爲後
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弊困苦之
餘僅僅自守尚恐未克而況敢望此意外之事

哉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
衝犯暑毒身親陷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
生死皆未可必其官男彭藎臣者亦遣家丁遠
來報效兩年之間顛頓道途疾疫死亡誠人情
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義奮發畧無悔怠
即其一念報國之誠殊有所不可泯者至於恩
田報效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　朝廷再生之
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破敵爭先陷
陣唯恐功效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

於爻見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得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巳閥都御史之權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儀湖廣督兵僉事汪溱廣西督兵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副使翁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揮高嵩及各督哨督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勲唐宏卞琚張縉彭飛張恩周徹宗趙璇林節劉鏜武鑾千戶劉宗本

等督勦縣丞林應驄主簿李本并防截搜捕調
度給餉等項官員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
鏊史立誠舒栢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
東諭召知縣劉喬縣丞杜桐蕭尚賢經歷周奎
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
勤苦亦有緩急久暫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
中瘴疫薰蒸經冒鋒鏑之場出入崎嶮之地固
皆同効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生之危者
也伏望　皇上明招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贊

畢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任事之微勞及將
宣慰彭明輔等特加陞獎官男彭宗舜彭盡臣
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其報國之義土目盧
蘇王受等亦曲賜　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
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
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
矣臣以懦劣迂踈謬蒙不世之知遇授以軍旅
重任言無不錄計無不行且又慰以　溫旨使
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

以報　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
無覆敗以免戮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
難已具本告回養病乞　賜俯允俾得全復餘
生尚有圖報之日臣不勝願望

○一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照得臣於去歲奉　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爲無事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戍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既目覩其害遂遵奉　勑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勦仰賴　神武威德卒已翦滅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畧已爲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

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
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
開設縣治以斷其脉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
不為則數年之間賊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
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
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得不
然不敢仰負　陛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輙已
遵奉　勅諭便宜事理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
瀆之誅開陳上請乞　賜採擇施行實地方之

幸臣等之幸

計開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爲柳慶諸賊之根柢盖其東連柳州龐蛤三都嶺三北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往八仙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土者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大者

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賊巢穴皆有山谿之陷險阨之守不相通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刼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环合同㨿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刼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名雖爲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爲逋逃主每有緩急

一拔八寨即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爲之一撫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羣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羣賊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羣賊臣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爲廣西極邊窮

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
求內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遂為中土富樂
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戸一所官軍而又益
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但
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
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
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郭
而政事牽沮地方益弊今可一衛之官軍雖
不滿五百之數蓋盡移其[illegible]則亦不下二三

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已
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
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
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
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還聚居民修復
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
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
數千以分制八寨猺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
各官皆不敢復入反遂與之交通結契及爲

之居停指引分其刼掠之所得共爲地方之
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
倚賊爲重不可根極近臣督兵其地悉將各
官遵照　勅諭事理綁赴軍門議欲斬首示
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
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士兵
入屯八寨就與該衛官軍分工効力助築城
垣待城完之日就與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
衛官軍犄角而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

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强盛者四所於內以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柳慶之間一巨鎭矣此鎭一立則各賊之脉絡斷咽喉絶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如取几上之肉下筋無弗得者此眞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

伐樹木之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効順而服化矣

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臣等看得思恩舊治原在寨城山內尚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移出地名橋利就巖險壘石爲城而居四面皆斬出絶壁府治亦在礫确之上芒利硶研之石衝射牴觸如處戈矛劍戟之中自岑濬被誅繼是二十餘年反者數起會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爲風氣所使雖

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曀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有然者況其地瘴霧昏塞薄午始開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即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有相應之地近因督勦八寨復親往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而後山起伏蜿蜒敷爲平原環抱涵畜兩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

於南寧四面山勢重疊盤廻皆軒豁秀麗真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爲之景定方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踊躍懽喜爭先趨事赴工遂令署府事同知桂鏊督令各役擇日興工葢思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須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轉齎買往反旬月十不致一常多匱絕舊府旣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疎離易生嫌隙今府治旣通江水

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
自然日加親附歸向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
思恩者其始多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
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二圖之地四望平
野坦然大道朝往夕反無復阻隔則該府之
官自可因城頭巡檢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
之情又可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
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城於荒
田者是亦保治安民勢不容已之事

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臣等勘得思恩舊有
鳳化一縣然無城郭縣治廨宇選來知縣等
官多借居民村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而
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上司憐其無所依泊
則委之管理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
以苟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而實
無縣治臣近督勦八寨看得上林縣地名三
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數
里外石山周圍如城戶仪極高石山之間獨

柚土山一脉起頻昂伏分爲兩股环抱而前遂有兩水夾流土山之外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錯互回盤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爲城門水從此出是爲外盤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前此居民十餘家皆極饒富後爲寨賊所驅殺占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設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漏殄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

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塞不過數年又將漸爲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爲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量爲築立城垣廨宇選委才能之官興督其役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修復其田業供其糧差蔚然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且其南通南丹新衛五六十里南丹在石門之內鳳化當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西至思恩

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塞日久
團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路益通又上
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
今得鳳化爲之脣齒氣勢日盛雖割三里之
地以與鳳化而綠茅綠篠等村寨舊所亡失
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亦失之於東而收於
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
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鳳化一縣亦皆徒寄
空名實未嘗有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

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
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固於思恩亦已稍有
資輔但自鳳化三里至於思恩一百六十里
中間尚隔上林一縣臣以為并割上林一縣
而通以屬之思恩似於事勢為便而於體統
尤宜何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蓋
柳州所屬者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既
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反不若柳州
所屬之一州也其於體統亦有所未稱矣況

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爲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爲一屬邑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新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又安

地方者也、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照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遞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處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既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在縣之宿奸老蠹與之包團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迫脇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暴之地日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之㽞鄉民屢次奏乞添設縣治

以便糧差。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臣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民之攤道控告者。以千數。因停舟其地。爲之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其地亦寬平深厚。江水縈廻環匝。傍有一江來會。亦正於此合流。沿江居民千餘家。竹樹森翳。烟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爲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化縣思龍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及西鄉之六八圖。共十里之地。而設

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其間小民村居，如那茄馬均三顏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已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不得而隱占，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比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寧矣。夫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寧，而宣化尚有四十二里。一縣

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況田寧又繫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檢今得此一屬縣爲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前劄上林以屬思恩之議已略言之矣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於田寧自田寧以通於雲貴交趾則皆夷村土寨稍有疑傳易成閡隔今田寧思恩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蹠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商貨流

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患此亦安民利國之事、勢所當爲者也、仍乞定賜縣名、選官給印、地方幸甚、

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賊既平、守巡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該臣看得各賊既滅、縱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爲今之計、正宜勦撫並行、盡破滅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

而撫恤向化諸獞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即宜急爲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各官分投遍歷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爲之選立尊長諭以　朝廷所以征勦各巢者爲其稔惡也今爾等向化村寨自宜安心樂業益堅爲善之志但有反側悖亂者即宜擒送官府自當重賞以酧爾勞其漏殄諸賊果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爲善而日加

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復能合縱遺
一二終將屈而順服矣乃今則不然賊既被
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殄之徒得以藉口搖
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畧不加恤奸惡之民
復乘機而驅脅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
聚兵已心懷驚疑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
搖內激於奸民之驅脅遂勾結相連而起此
近年以來所以烝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
相沿之弊而不察也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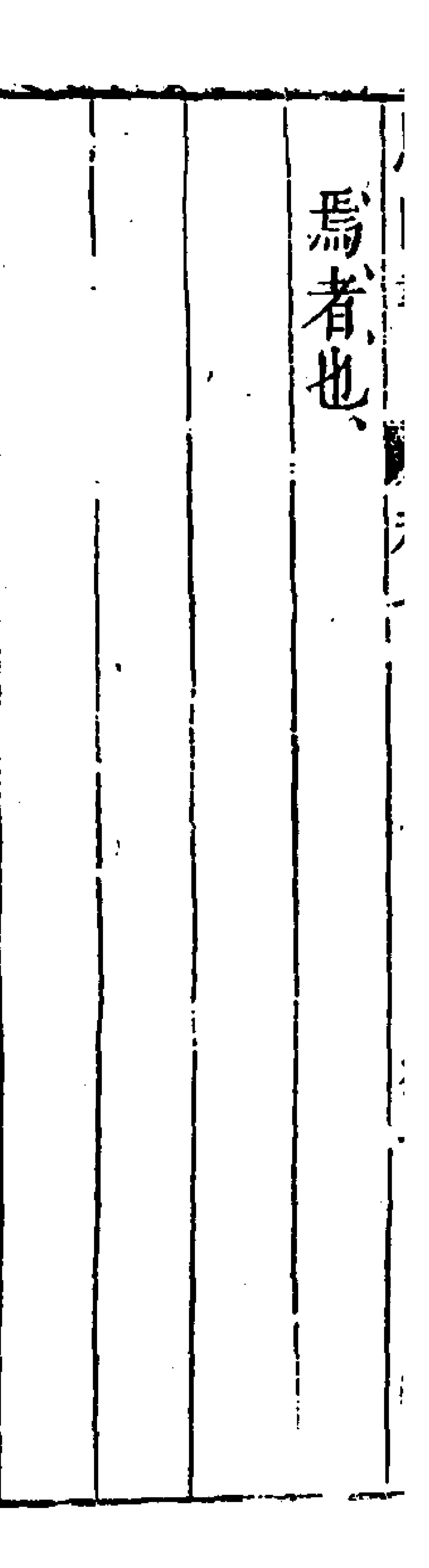
輕出雖屯數千之衆不過困頓坐食徒擾擾
民居耗竭糧餉而實無益於事吾民久被賊
苦今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無用之兵以
重困之此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
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
之所當行亦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
者其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既切近潯州府衛
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寨遍歷其要害
險阻則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巢穴而西

通府江北接荔浦各處猺賊最爲緊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因於差徭日漸躲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有五百其後上司不聞地方之艱難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牆

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二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往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目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略忠勇之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敷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務在地險既設

而士心益和自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黎將兵備各官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案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頑梗而曲示訓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敉恤其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款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爲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自

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當事舉動然後審調精悍可用士目一二千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潛集城中畜力養鋭相機而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增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爲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


焉者也、

○○○牌行副總兵張祐搜勦餘巢

訪得上林相近地方如淥茅等村皆繫陽招陰叛與八寨諸賊裏應外合積年流毒地方即其罪惡尤有甚於八寨諸賊若不勦滅終遺禍根為此仰差指揮趙璇齎牌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計議仰即寄召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令各挑選精兵一千或一千五百以搜勦八寨為名當日乘夜速發分道夾勦後開各賊村分務要殲除黨與蕩平巢穴若是各賊奔竄大名深

山各兵就可留屯其地食其禾米六畜分兵探賊向徃追捕本院先曾發有武緣鄉兵分搜大名諸山訪此時各賊正回山下各村縣住及今徃勦正合事機仰諭各目務要潛機速發不得遲留隔宿必致透漏消息徒勞無功發兵進勦之後一面差人飛報

計開

綠茅　通親　綠小　批頭　羅俊

其餘各巢不能盡開須要量其罪惡大小可勦則勦可撫則撫相機而行

○○祭永順寶靖士兵文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士兵、多有物故於南寧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欽差總制四省軍務尚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丘壯士、傷哉爾等、皆勤國事而來、死於兹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飄、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

傷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况忍羣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爲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荆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

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
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
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令人不出戶庭或飲食
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
死乃因驅馳 國事捍患禦侮而死死盡得其死
所矣古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
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愧於馬革裹
尸之言矣嗚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
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西歸

爾等尚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魂斂爾精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尚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為民除患豈不生為壯烈之夫而沒為忠義之士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令委知府布告予衷爾等有靈尚知之乎嗚呼傷哉

犒獎儒士岑伯高

照得恩田之亂上厪　九重命將出師動調四省軍馬錢糧洶洶兩年功未告成而變日不測本院前來勘處是固仰賴　皇上好生之仁格於天地至誠動物不疾而速是以宣布　威德而旬月之間諸夷即爾革心向化翕然來歸然而奔走服役固有效勞於下者其間乃有深謀秘計之士潛開默導以會合事機其功隱而難見此惟主將知之功成行賞是所謂首功者也

照得儒士岑伯高素行端介立心忠直積學待時安貧養屏一毫無所苟取而人皆服其廉一言不敢輕發而人皆服其信遊學横州南寧之間遠近士夫及各處土官土夷莫不聞風向慕仰其高節本院撫臨之初即用此生使之深入諸夷仰布 朝廷之德下宣本院之誠是以諸夷孚信之速至於如此本生實與有力焉當時乎復奏內即欲具列本生之功而事變方息深謀秘計未欲張布於諸夷且本生志在科第發

身不肯異途苟進堅辭力請本院不欲重違雅志遂爾未及奏列今思田既已大定凡有微勞於茲役者莫不開列而本生之功泯然未表其於報功勵忠之典誠有未當仰抄案回司即於軍餉銀內動支一百兩及置買彩幣羊酒禮送本生以見本院慰賞犒勞之意仍仰遵本院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給與軍功冠帶以榮其身該司仍備給劄付執照并行原籍官司以禮優待免其雜泛差徭明　朝廷賞功之典彰軍門

激勵之道既以遂其養毋之願且以遂其高尚之心是後本生志求科第其冠帶自不相妨仍行兩廣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